

說

庫

第二十八冊

稗史

誠齋

三朝

山房

遂昌

雜錄

野史

筆錄

異域

雜志

隨筆

史記



稗史集傳序

古者鄉塾里閭亦各有史所以紀善惡而垂勸戒後世惟天子有太史而庶民之有德業者非附賢士大夫為之紀其聞者蔑焉世傳筆談塵錄僉載友議等作目之為野史而後之修國史者不能不有取之則野史者亦古閭史之流也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今其列於史傳者蓋可指數而其存不存又有幸不幸者焉就其幸者如佞幸滑稽貨殖皆得託良史以稱於後世而其不幸者則嘗有大臣史失其姓壺關三老不少概見其所遺失多矣就其存者則又有蔡邕之自愧陳壽之索米韓愈之諛墓所傳者又豈可以盡信而所不傳者又豈可謂無其人哉予生季世之下不能操觚以選論當代賢人君子之德業而竊志其所與游及耳目所聞見者敘而錄之自比於稗官小說題曰稗史集傳以俟夫後世歐陽子擇焉或有位於朝法當入國史者此不著

至正十年秋八月廿日福溪徐顯克昭謹序

王良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也。少而穎特。如老成人。早遊鄉校。諸先輩皆折節與之交。既壯。游吳興。遇凌公芝。岩將赴淮東憲幕。辟公以行。既至。以歲貢士補淮東憲史。未幾。南人例革調轉運司。授廬州錄事判官。屢轉為江淞檢校朝列大夫。廣東市舶提舉。未四月。拜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時年六十八。即慨然謝事而歸。朝廷從其請。以中憲大夫淮東宣慰副使致仕。公耳目聰明。強健如五十許人。每小舟繫杖。自樂於山巔水涯。或遇勝景。數日忘反。至正己丑六月。自卜壽藏於暨陽之大岩。既穿穴。即卧疾而卒。年七十二。公慷慨有大志。喜論天下士。慕范文正公之為人。其在鹽司漕府。皆有惠政。越人立碑以頌德。見於國子博士陳旅為之記。其檢校中書。自顧而言曰。王某止檢校耶。會松江民徐晉詣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占於官者數萬頃。丞相命公還上議曰。田實無有此。姦民欲以利啖官。漁民以市怨。宜勿聽。事遂得寢。民咸德之。其提舉市舶。寶貨山積。至者皆以賄敗。公毫無所視。其歸於鄉。雖尊且貴。則猶服被如儒生。予以鄉里故。獲拜公於牀下。因與予言。初出鄉時。得見宋季之遺老。觀

其典型。莫若趙公子昂。鄧公善之。揚君仲弘。杜君伯原。皆其相與。則公之成德。蓋有所自。末歲見世變之愈下也。歎曰。吾於斯世。不忍見矣。所求速化耳。公沒二年。而四海變作。故杜君伯原誌公之葬。有才不盡用之嘆。其為世所推惜如此。所為詩文。有王員外集二卷。廬公集為之序。藏其家。子仲揚以公蔭任秦州如臯縣主簿。卒於官次。仲廬今為南臺掾。皆與子善。

論曰。韓愈氏以為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以予觀公之風節凜然。使登於廊廟。豈讓古人哉。而用事之臣。方汲汲以南人為等第。故公才不盡用於世道。不大行於時也。及中原多故。亟擢南士。使居憲職。以風厲天下。而罷憚不勝為天下笑。然北方大夫士。論南人之賢。必以公為巨擘。士猶賴之以蓋其媿云。

柯九思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父謙。由文學掾為江浙提舉。九思以父蔭補華亭尉。不就。遇文宗皇帝於潛邸。及即位。擢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謙善教。錫碑名訓。忠。敕侍讀學士。虞集為文以旌之。寵顧日隆。由是言者見忌。公乘間跪白。上曰。臣以

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踪跡孤危。殞越無地。願乞補外。以自效。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萬一。惟陛下哀憐。幸甚。上曰。朕在汝。復何憂。翌日。御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違諫。臣意而慮危。公召公諭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大行上賓。公因流寓中吳。予獲從公游。語及先朝。則誦其所為詩。嗚咽流涕。夫人情群居相聚。則懽。相離則思。况以布衣獲人主之知。抱烏號而無從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者。且請予筮其吉凶。發著得履之乾。其繇曰。履虎尾。不咥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履虎尾者。寅之末運也。夫子無用於時。不能咥人。而為命所困。殆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衝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無所忌。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予出遊於上方。移舟陸庵。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遠。皆會丙午。過靈岩。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暴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嘗自謂寫籀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撤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漏痕之遺意。雖其妙至不言。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故四

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鑒識金石鼎彝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為博物。亦歎以為不及。有任齊詩集四卷。虞集陳旅為之序。公沒後。皆散失不傳。獨有詩二卷藏於家。論曰。唐鄭度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命度為博士。而晚節流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鑒書博士。其榮寵視度等矣。而竟流滯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予嘗讀其城南詩。有尺五城南墾田能減漕。海船之句。當時蓋嘗言之。而不以為信。後二十餘年。天子用大臣議。募江南農師。開燕薊田數百萬頃。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繼。而公之言卒驗。雖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宣泄。不能與聞。由此觀之。則公之所陳。蓋必有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

陳謙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候父母顏色。問起居。躬飲食。寒煖之節。及長。讀書不少懈。未嘗一日遠去其親之側。溫溫雅飭。言若不出諸口。而內行甚備。其師林公寬。龔公璠。勉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儒士衣。索挾書者。乃歎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意邪。遂趨出。不復就試。隱居教授。資弟子束脩。以為養。而甘旨之奉。必極為營致。每饌饋。進跪膝下。以勸加膳。親盡一食。則心為之喜。日以為常。及父母卒。

居處葬祭悉遵禮制。哀毀踰情。猶蔬食飲水以終其喪。初。父病重。思鯁。因市以進。而父沒。遂終身不忍食鯁。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書。至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奉其兄訓尤極友愛。訓字師敬。嘗為鹽運司史。以廉能稱。及滿考歸。則其寡君養之如嚴父。未幾。師敬復宦遊於外。而君獨留常熟。東始里人范某築室其里。延君與居。教其子。家東始者十年。弟子信從益衆。及范君沒。而所教之子亦卒。因還吳城京口。有士友孫子翼者。厚於君。而家甚貧。有女及笄。不能嫁。君嘗許以資助。及聞子翼病且篤。瞿然曰。吾與子翼約。其可食言乎。即持貲詣京口。訪子翼。為畢嫁事。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太玄皇極之學。文章非古道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於理。渾渾不窮。其樂府歌詩尤能追古作者。而其一篇出。人多傳誦之。蜀郡虞公集金華黃公潛晉竄張公翥咸所推重。嘗欲論薦君。不屑也。晚歲注意於易。以為四聖之經各有攸主。而同於象。於是分卦辭象彖會粹諸傳。以附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別為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聞。至正丙申。師敬為江浙行中書省照磨。謁告還吳。適外兵薄城甚急。俄聞城陷。即呼其妻并與君訣曰。吾雖位卑。嘗為主臣。義不可辱。吾不可出。弟處士耳。宜往避。語訖。即拔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方共譬解。兵入。骨使拜。

不屈遂刃其胸。君翼蔽之。乞以身代。眾以君儒冠。掖之於門。復求入。見其兄已殮。伏屍號慟。因併見害。悉投於河。其嫂與老僕王皆自經死。君妻已先卒。唯一子十餘歲。逃他舍得脫。明日事定。其門弟子范文綱亟告於主帥。而廣陵成元章素善君。亦與言之。募人求其屍。得於篠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人咸以為異。官為給粟助之斂。訪其子。詔以棺屬陳氏。文綱與詔奉二柩葬之。而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其周易解詁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而已。君嘗與子講易。故知君為深。時子居東城。瀕危者數四。以幸而免。而君竟徇兄以罹禍。其命矣夫。

論曰。太史公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盜跖。暴戾恣睢而壽終。天道之是耶。非耶。予以為太史焉。知天道。夫夷齊讓國而不居。恥粟而不食。求仁得仁。失於人者薄。得於天者厚矣。盜跖橫行於一時。得於人者雖若厚。失於天者厚矣。安有一息之存哉。太史焉。知天道。世多疑君德尊。行修而致無妄之禍。則以天道之不可信。而不知其兄死於忠。弟死於義。妻徇其夫。奴徇其主。忠義之節。萃於一門。使今微倖富貴。而以君為疑。視君之死。雖若少後。然世有知君如夷齊。則其全於天者何如也。或又謂其不能趨吉避凶。非知易者。是大不然。夫

易者變也通塞者時也中正者道也羨里之囚陳蔡之厄不死者天耳聖人豈不知易而致身凶危之所哉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君其知之矣雖魯西狩獲麟春秋以為終事蓋麟者聖王之瑞而為魯所獲魯不知其瑞而獲之豈麟之瑞哉聖人蓋傷吾道之窮而哀麟之不幸也嗚呼有能知予之言則其知君也無惑焉

葛乾孫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人也生而負奇氣儀狀偉特膂力絕倫未冠好為擊刺之術戰陣之教百家眾技靡不精究及長遂更折節讀書應進士舉所業出語驚人王司方按圖索駿不能識跡弛之士把玩不忍捨置君亞選君曰此不足為也吾嘗齷齪從諛離析經旨以媚有司意乎遂不復應試猶時時指授弟子皆有可觀金華黃公潛尤奇其文勸之仕不應世傳藥書方論而君之工巧獨自天得治疾多奇驗自丞相以下諸貴人得奇疾他醫所不能治者咸以謁君無不隨愈有士人患傷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見則發狂循河而走君就梓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重繭得汗解其治他疾多類此當是時可久之名重於南北吳人有之四方者必以可久為

問四方士大夫過吳中亦必造可久之居而請焉其為人倜儻而溫雅慈愛而好施故人無賢不肖皆愛敬之至正壬辰徽寇轉掠江浙吳人震恐浙西廉訪僉事李公仲善請與君圖君勸城之因守以討賊仍請身任其事李公壯其言然其計卒城之而民賴以安明年癸巳春正月與予遊開元佛舍私與予言吾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及預命也夫公云六氣淫厲吾犯司地殆將死矣如期必於秋予曰何至是踰月果疾予往視之則猶談笑無他苦秋七月沐浴竟遂偃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詩未及詮次藏於家其行於世者有醫學啓蒙又經絡十二論君既沒而朝廷聘君之命適至已無及矣

論曰君少尚氣節故勇力之士爭言君之長於武長而服儒故逢掖之士爭言君之長於文濟人以醫故方論之士爭言君之長於醫斯各取其所偏長而未覩其學之所至也予幸識君於血氣既定資質既變之時方將舉聖人之道而修之則凡前所稱譽皆君所厭棄而羞道者予於是又病世人之知君者淺也烏乎使君早用於時功業豈少哉然則君之沒其必有所繫也夫

潘純字子素廬州人也。少有俊才。遊京師。一時文學之士貴卿之家爭延致之。每宴集輒云。潘君不在。令人無懽。聞其至。皆倒屣出迎。及談笑大噱。一座為傾。嘗著哀卦以諷切當世。其初之辭曰。出門即哀。永無咎也。其上曰。以哀受爵。亦不足貴也。或以達於文宗皇帝。欲繫治之。亡徙江湖間。遇有以君事為滑稽士解者。事乃得釋。因客江南。值京師所與遊者。平章事吳公可堂。治書侍御史廉公亮。秘書卿達公兼善。廉訪使幹公克莊。御史中丞吳公元震。廉訪副使杜公德常。廉訪僉事魯公志道等。皆持節在外。遂往來諸公間。名聲藉甚。而江南大姓慕君氣勢。望風承謁。於是挈妻子居東吳。日與諸貴人觴詠為樂。所賦詩音節精麗。李義山溫庭筠輩不能過也。至正壬辰間。兵起淮東西。淮南行省郎公曹公德照雅君。言於上官。具書幣辟參軍謀事。君度不可為。謝遣使者。移家避地於越。時太尉高公為御史大夫。開行臺於會稽。以君為上客。與參謀議。而大夫之子安為樞密院官。判掌兵柄。恃已為父客。以安事語大夫。公因召訓戒。安忿懼。遂中君於法。械繫以吏。送還吳郡。行次蕭山道中。拉殺之。以暴疾聞。其子穀聞走。竊得其屍。藏之會稽岳王墳。僧可觀請於穀。葬君西湖岳王墓側。大夫公不知也。

論曰。禍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禍。不可避也。果不可避乎。孔子微服而過。有避之道矣。必也盡其避之道。然後聽於天。斯可以言命也。君嘗約予避地。予留以全。君往以斃。其故何耶。君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豈獨兵之能殺身也哉。日見太山。不覩眉睫。禍所由來矣。昔馬援恃故舊。以致主疑。梁松挾忿怒。而害父客。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慎乎。

陸友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為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讀書。稍能執筆識姓名。即教為商賈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閭閻之所。父以市布為業。獨能異其所好。苦攻於學。鄰里多竊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傳也。及長。益親賢士大夫。往來其家。鄰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為法。君善為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群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皆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鐘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真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識。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

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內顧無知己。乃與柯公南歸吳。闢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古今雜錄。前列烏几。上置天祿。辟邪。紫鳳池。金銅鎮席。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傳鼎。熟古龍涎。汲虎邱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壯生。著硯史。墨史。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諸賢皆賦咏之。所為詩文。有杞菊軒稿。年四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為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蹤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神於藝矣。杜公嘗與子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傳進止有法。君亦為予書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勁之風。溫潤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亡矣。而兩君不復可見。故論著之以慰懷思云耳。

王冕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暨人也。父力農。冕為田家子。少即好學。長七尺餘。儀觀甚偉。鬚

髯若神。通春秋諸傳。嘗一試進士舉不第。即焚所為文。益讀古兵法。有當世大畧。着高簷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或以為狂生。同里王公止善甚愛重之。為拜其母。王後為江浙檢校。君往謁。衣敝履不完。足指踐地。王公深念。遺草履一鞞。諷使就吏祿。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會稽。依淳屠廡下。教授弟子。倚壁度土釜。爨以為養。人或遺之不受也。時高郵申屠公駟。新任紹興理官。過武林。問交於王公。公曰。越多傳先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公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不已。君斥曰。我處士。寧與官府事。毋擾乃公為也。駟既重王公言。且奇其為人。進謁禮益恭。以白於其大尹宋公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廬。以請君為之強起。入爨舍。講授歲餘。會他官禮待不如意。乃為書謝申屠公。東遊吳。吳人雅為君名。君又善寫梅花竹石。士大夫皆爭走館下。練素山積。君援筆立揮。千花萬蕊。成於俄頃。每畫竟。則自題其上。皆假圖以見意。為歌詩。雄渾跌宕。以古豪傑自居。久之。復遊金陵。諸御史雖新貴。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薊。縱觀居庸。古北之塞。主秘書卿達公兼善家。翰林諸賢爭譽薦之。君題寫梅張座間。有云花園。

冰玉羌笛吹不下來之句。見者皆縮首齟舌。不敢與語。至正戊子南歸。過吳中。謂子言黃河將北流。天下且大亂。吾亦南棲以遂志。子其勉之。於是擇會稽山九里。買山一頃許。築草堂。讀書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扁舟。曰浮萍軒。自放於鑑湖之曲。好事者多載酒從之。歲己亥。君方晝卧。適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驚。重其名。與君至天章寺。其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鼎沸。爾不能進安生民。乃肆虜掠。滅亡無日矣。汝能為義。誰敢不服。汝為不義。誰則非敵。越人秉義。不可以犯。吾寧教汝與吾父兄弟相殺乎。汝能聽吾。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即速殺我。我不與。若更言也。大帥復再拜。終願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數日以卒。衆為之具棺服斂之。葬山陰蘭亭之側。署曰王先生墓云。

論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君生於衰世之下。而能旁薄萬古。傲既一時。其言曰。子房志於報韓。孔明志於興蜀。志雖正而心則狹。志於生民者。其惟伊周乎。論議誠高矣。雖其所見。不逮所言。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氣。至死不衰。其制行若不合於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

王漸

王漸字元翰。臨江人也。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引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為樂。而家產益壞。其父兄患之。君於是聚書數千卷。謝常所往來者。閉戶誦讀。目數行下。一過終身不忘。雖稊官裨史。皆可成誦。比三年。作為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諸先生。始大驚。皆不信為君作也。君曰。儒者之學。如斯而已乎。吾將縱觀四方。以適吾志。遂北走燕薊。南遊金陵。登鳳凰臺。慷慨長嘯。人無知者。金陵富豪王氏。聞君善飲。白下有道士亦素能引無算爵。為設席。要道士與共酌。以觀其量。君升席。命贊者實酒置瓊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吸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既。君再實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至半。跪謝不勝。君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盃。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王乃嘆服。每麻履布袍。簡絕禮法。至賢士大夫家。輒造堂上。中席坐不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大夫士知其才。皆畏敬之。留吳中。嘗與客過闌闌。見官示律令數十事。約萬餘言。君與客俱覽一過。歸至所館。呼酒共酌。問客以所覽事。客不記一二。君即援筆引紙書之。疊疊如已出。比對讀之。不誤一字。其強記如此。常以世人齷齪無足。以當其意者。而其志欲將大有為。故其傲誕下視。一世如無人。鬱鬱之氣。久不得伸。遂疽發背卒。無妻與子。其友人為殯僧舍中。後數年。前御史劉公廷幹。為海

道萬戶訪其柩為葬之。

論曰士讀聖人之書將以變化氣質求合乎中庸之道也君記誦誠富矣吾知其
所讀者何書豈昔人所謂書儲者耶夫通塞有時用舍有道雖以孔孟之賢聖不
能必行志於天下而君之所抱負乃若有幸變之心則其歿也蓋亦有天道焉予
既惜其才而又憫其不善用之而竟落落以死也烏乎學者觀於君則亦可以得
師矣。

楊椿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嘗戰藝於有司屢進屢屈於人而志不少
衄益講磨淬厲期於必克而文日有名弟子日益進其設教必月試季考皆有程式
至正丙申郡守將治兵命有司藉民以守陴君告子曰椿雖賤貢士也即今有司不
治擇列予於編氓臣守陴豈國家所以重士意哉子益與我言之予即以告其參軍
謀事鄔密公筠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時司馬本以豫王傳留吳而所募皆少年
良家子君入募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縮郡
紱者皆已遁去兵奪門入君猶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六亦死

其妻王氏聞之。被髮徒跣。蹂於亂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一尸自水躍出。浮於河之面。乃君也。因載以歸。撫其柩。晝夜慟哭。絕而復蘇。三日。君附其妻坐。呼其二女曰。吾為短兵所中。仆於地。斂身匍匐入林中。求水飲。而民家畏吾呻吟聲。掖吾入水以死。汝一弟亦已斃。我不忍令汝母孤苦於世也。後三日。吾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可與汝母斂言訖。遂仆。既覺。不記憶其何言也。如期果卒。他日予往過其門。吊之。二女出拜於予。泣訴如上云。

論曰。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焉。君之勤於藝也。蓋欲用其萬一以自見。故齟齬其身而不悔。及國家多難。君未嘗食其一日之祿。而捐軀以赴之。使君立於其位。必不肯奉身鼠竄以求活也。然君可以無死。而不知變。豈亦死生之有命者歟。怪神之事。孔子不語。而君躍屍附婦。蓋亦杞梁之妻之比。夫婦一體。判合其精神有感通之理。而致然也。君則已矣。而子死於孝。妻死於義。遂使楊氏一門。鬼絕其祀。哀哉。

王德元

東門王德元。字仲德。東平人也。其先女真人。姓抹撻。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遊名山。

始奉鐵牛定禪師問師如何是道師曰東山水上行德元不契師以拄杖撞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凝心竟究忽聞人呼賣糖聲豁然有省進以所得禮叩於師隨機響答師大器異遂為印可即出宋穆陵所賜金襴法衣付德元傳信如達摩衣鉢故事德元受信訖復遊諸方夫闡其說然不挽髮不異俗服冠古冠自號東門子所至人多向仰之呼為東門而不氏其足跡所歷東極高麗西踰川陝南盡炎荒北極沙漠其受法者上自王公后妃下至鄉相士庶皆其弟子其教人必問其姓與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曰我聞爾姓乙名甲而誑我何歟其人疑愕則誨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其家則姓某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為真姓非汝姓也復問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耳其所以為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故其自贊曰懵懂癡憨白髮老贊一念萬年在世出世不識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為道而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進神仙演道太宗師完顏真人重其道擬號清玄誠微妙大師教門高士充澤陽碧雲宮山主贈金襴紫服德元為一至其處即去衣其與人遊處不為崖絕之行雖其弟子之家亦親與執爨所食不擇潔修所居不求安逸意者所適輒飄然長

往年九十餘歲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或云為李壇帳下卒或云嘗受學於容城劉因通知易說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於京師年一百歲其子弟中吳曹澹然與子遊因知東門之道故傳之。

論曰聖人之道不傳一變而老再變而佛三變而全真其教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初世祖皇帝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為立其教賜金印章曰神仙行命此全真之所由始而德元立於其庭乃服儒衣冠闡其禪說其教之所被可謂寵矣以德元之自信如此其篤天下之人信之如此宜乎向使移其心志以從事於聖人之學道其有不行者乎雖然為彼則易從為此則難入此其所以為東門道也

徐文中

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也宋季之亂其先為同郡仇人倪氏所滅時文中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為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不死因冒姓倪氏為娶有室及母老卒哭謂其子始知其為徐氏子然未能即復其姓故文中亦以姓倪氏文中自少傳其婦翁針藥方術又善符咒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為縣吏即棄去又為安陸府吏復棄去遊吳吳大戶患濕腿疾延文中與療針行病除留為郡吏時鎮

南王妃卧病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愈。南臺侍御史禿魯以文中名聞。即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禮見。賜坐。使殿道妃所疾苦。延入診視。王曰。疾可為乎。對曰。臣以針石加於玉體。不痊其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中因請診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針。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選。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中曰。針氣已行。請舉玉手。妃不覺為一舉。請舉足足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賜宴。賞賚無算。聲震廣陵。皆以為盧扁復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禱祈皆不應。文中謂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中曰。臣請為王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先雨後雷。始驗其為法爾。文中曰。諾。即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手布。四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陵月餘。門下輻輳。多所救活。由吳郡遷武林。未幾。吳郡守吳公秉彝被病卧治。郡醫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雖為吏而家日益饒。嘗謂予曰。予所傳弟子亦衆。然皆不能如吾術之神。彼急於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術遊江湖。垂四十餘年。所為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責其報。吾知施吾術而已。今幸造物有以還於吾。而大官貴人之所賜予者。予不得而辭。而亦未嘗為貧乏者。不敢不盡其心也。又泣謂予曰。文中得有大罪。敢謀之於子。頃吾父歿時。屬文中以復姓。至今不敢忘。而吾久隸於官。

欲一復之。而懼案牘之煩也。如之何。予謂之曰。春秋大復仇。而君子於心之不安也者。不可一朝居也。且而祖母忍死以全而父。欲以報於徐氏。今幸而有子。獨不能念徐氏之痛。以大慰於祖母之靈乎。予其後矣。尚何以案牘之煩不煩為哉。文中即以泣告於其府尹趙公伯器。為復姓徐氏。給告歸宣城。省徐氏墳墓。訪其宗族。買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義之。自宣城還。陞充江浙行省理問。所提控案牘。改授紹興路知事。以疾卒。

論曰。方技之士。孰不為利。而鮮有神其術者。予嘗怪之。及聞徐君之言。然後知其術。無以大過於其人。而心之仁不仁。術之神不神。繫矣。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豈醫者哉。

后載妻

后載妻某氏者。平江人也。始為妾侍。后妻周氏。能卑順。以承意。周氏卒。嗣為正室。生一女一子。年未三十。姿色殊麗。后為郡吏。賴其內助。至正丙申春正月。后行役如京口。妻與子獨居。二月城陷。后與子為鄰。某氏先屬其子女於他戚。里過予舍。將啟水關。欲入水。予令家人勸止之。某氏曰。曩吾夫居室時。每論婦人失節事。妾常笑之。今

吾夫在遠而遭此大變。使幸而免。尚不能不為夫子憂。不幸為所辱。雖欲死不可得矣。妾寧捐吾身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見吾夫於地下也。語未訖。外兵攻予門甚急。予前往視門。比兵入。則某氏已赴水死矣。

論曰。夫婦以義合。義天性也。世衰夫婦之義薄。至有公相棄背者矣。况其夫之在遠。而以身殉義者乎。是則發於其性者也。然其夫徒知其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向使其生。必不能自明。以免於怨憎。彼誠知所處。可不謂之賢矣乎。

沈烈婦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為軍士。所害沈有殊色。虜置快船上。溪流迅急。乘間躍身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掾舟過之。見鬢髮如雲。被水面視之。乃婦人衣漾水上。不能下。沈即引救而問之。乃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艙內。使守視之。其下喻之曰。汝遇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且更得福。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婦人哉。遂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著一束。夜二鼓。即以箸納口中。面力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為斂而焚之。子至吳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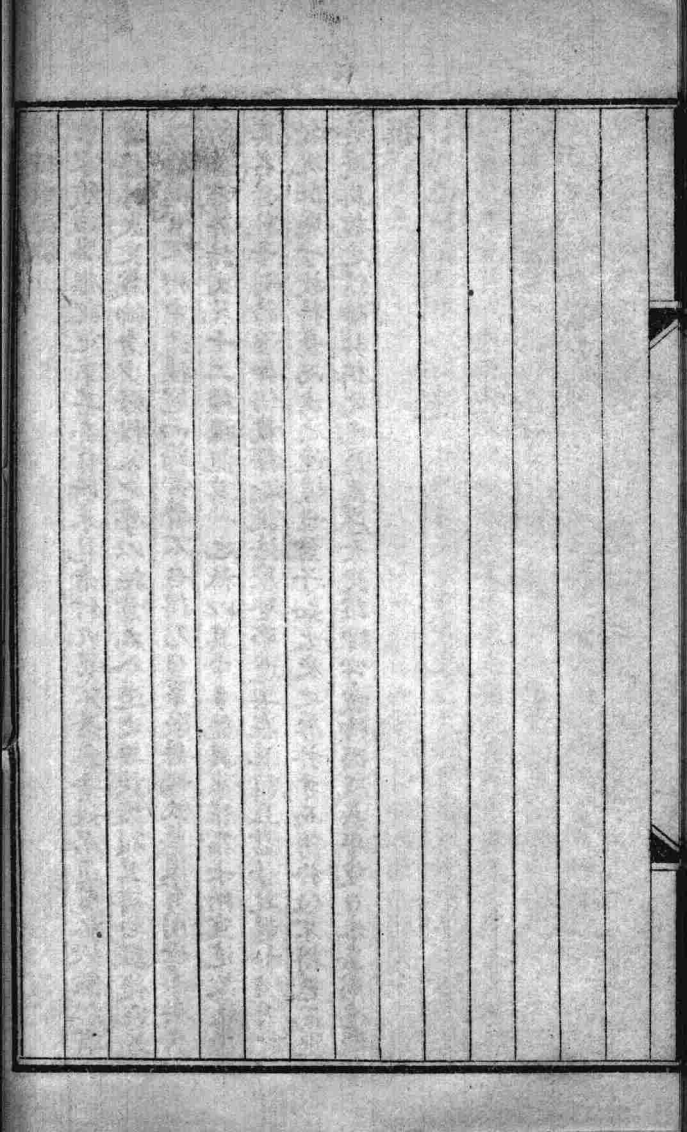
張為予言如此

論曰丙申之變婦人之死多矣其死有二焉或迫於威或懼其辱感慨於一時有羞惡者皆能之至於患難交於前利欲誘於後屢變而益堅委命以遂志惟明於義者乃能有以處此而沈氏以纖怯之姿矢志靡他其節尤異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水以沒則已無聞矣而幸君見之豈天憫其貞烈使傳於予以表見於世哉

誠齋襍記叙

余家藏誠齋襍記記事甚奇自所未見者什九第不著集者姓名近覽狐穴餘編有會稽林太史載卿者少好程朱之學以誠意為入道之要訣故額其齋曰誠後在翰苑與同官不相中遂挂冠而歸鬱鬱不自得乃日事歌舞暢飲無復有用世志矣其所著書并詩文凡十二種襍記其一也祇以其中多艷異事非宿士所宜述故遂隱其名昔孔子刪詩淫奔仍載釋迦說法摩登弗遺安在其諱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况非過乎故特表而出之使後世君子知太史之厚於才而薄於位不得已而逃於是與魏之信陵共稱之也是為序太史諱坤字載卿丙戌嘉平望日永嘉周達觀

撰



誠齋雜記卷上

元林坤輯

蕭仙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弈碁。謂之裙幄。

禹治水。過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女曰。聞鼓聲。乃來餉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方厚啓。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秦之絃歌馬。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機。置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蛟龍捧舉而機不發。

蔡州丁氏女。精于女紅。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庭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為友。因願同學。一

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游無已。後同死而求大哀之。因令葬於浮羅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連。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

阮蘭字茂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圍碁。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

黃昌為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於蜀。復修舊好。張員妻黃氏女也。名帛。員乘舟覆沒。求屍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嘆。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員手於灘下出。漢末零陵太守。有女甚姪。闔門下書佐悅之。使婢取盥手水竊飲。而有娠。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為水。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歌畢便還去。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

韋洵美寵姬。為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謔。洵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

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之。

錦瑟令狐楚家青衣也。

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指之曰。此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也。

煬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帝意不回。因戲題二十字賜之。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昔有一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琴而歌曰。連絲葛上藤。一緩復一絀。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真臘有石塔。塔中有銅卧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吳人薛曇捨宅為慈悲寺。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之。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劍仙也。

海人魚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皆為美麗女子。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鰓窟居多。取養池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王綸女為鬼所憑。自稱為華燕君。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謂天上瑞木開花六出。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為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知。妻擲錦袜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不及。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焦先曰。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

沈羲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為碧落侍郎。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群鳥叩塊。助成墳。

吳郡沈豐為陵零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五縣。流被山林。膏草木。時人歌之。

鍾陵西山。有帷游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闐闐。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

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惟對答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簫往觀。覩一妹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天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台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妹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大松徑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妹曰。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妹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為夫婦。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俗呼為焦磯娘娘。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聽之。

楊玠娶崔李讓女。崔家富。圖藉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書已藏之經笥矣。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死合葬塚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於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恆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為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

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恆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興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陽縣地多女鳥。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游女。

沈文季為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甕。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

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註曰。堪嘗云。欲以妻子託朱生。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恆相念。

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志都後為南郡太守。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饋面。玉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為夫婦焉。後嫁子治。優於內治。里中稱之。子治仕至蘭陵太守。

扶風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從者久之。其父勸之嫁。尹氏哭指鐵井闌曰。此上生花。我則再醮。三年而黃芝生於闌上。遂嫁為李嵩繼室。尹氏幼好學。清辨有志節。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于己生。嵩之創業也。謀謨經畧。贊毗居多。事與吳淑姬頗同。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

南越王尉陀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越知不可戰，却軍住武甯縣。遣太子始降服安陽王稱臣。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與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去，鋸截弩訖，便逃歸報王。王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

李子昂，長七尺。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胸，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于衆。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資，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權武能倒投入井，未及復躍而出。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群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宮云：能典鑰人不敢竊發。又云置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

吐血汗其衣。此二說與茂先博物志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月還作吏。則公牛哀事。真有之矣。

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訖將還。忽有一人寄以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並延入水府。衣不沾濡。此與近日柳毅之事何異乎。

顧愷之善丹青。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形於壁。以棘鍼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其鍼而愈。

明德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以縹。

天慶觀主聶碧。嘗有哀被虜婦詩。為一時稱誦。詩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帷碧絹蚊幃。

鄔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終日。共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班孟噲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陶侃嘗捕魚。得織梭挂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飛上。

元遺山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接欲娶之。使人達裕之。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為可則可。張喜。遂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鶴驚止他所。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花生一女。國人以圍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國王收為奴子。

陳說錢別妓江柳云。髮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醉。休照菱花。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

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悅士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見形。抱重延頸而歌。

竝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嘉其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月。一旦顯然來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為夫婦。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璃為匣。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任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

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道之略。當時之務。大帝歛容敬焉。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

王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劉穆之。少時家貧。嘗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為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王彥伯善鼓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東燭理琴。見一女坐於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錦繡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

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言本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有小乖。太歲。東方卯當來嫁君。曹毗作詩嘲碩共十二首。甚有文彩。

誠齋雜記卷下

偽蜀辛寅遊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果然。

殷秘書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土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惋。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闈。楊花飄蕩落誰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東冶亭在汝南灣東南。乃士大夫送行之地。

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屈指其腹。主憫之。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生二狙。

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

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應聲開。女入抱之。遂活。兩家相慶。配為夫婦。

吳故宮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常持匕箸。

真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之。不能為害。

韓信約陳豨從中起。乃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穿地入宮中。

梁羊侃妻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席上之珍。謂之弓腰。

彭城金氏少昊。金天氏之後。

王珉與嫂婢通。嫂知捷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滕王湛然善畫蝴蝶。

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

馬光祖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有士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勸令

當廳面試。光祖出踰牆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唐玄宗時。柳婕妤適趙氏。性巧使雕弓鏤板為禳花。打為夾禩。初獻皇后一足。代宗賞之。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為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敬覽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敬容時為宰相。其詞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題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

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畏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嘆把花前出畫裙。

若曰纖纖玉笋似此時已纏足矣。

響屨廊以椳梓板鋪于地上。西施行則有聲。名故

范蜀公居許下于長嘯堂。前作茶廡架。每春季花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舉坐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沈后者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年不得御。陳主當御。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曰。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荅云。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為留。

賈知微。會城夫人杜若蘭。以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與之曰。此羅帕是織女採玉繭織成。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崔氏有詞翰。結縡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大笑為樂。

太真夫人。王母少女也。諱婉羅。勃遂臨淄。有馬明生。字君寶。少為賊傷殆死。遇夫人見而憫之。與藥一丸立愈。

明生隨神女禹章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弦五音並奏。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卧。庶得聞君子之言。

李靖以布衣謁楊司空。有一妓。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既去。而臨軒指吏曰。聞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聲。低者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

李靖與張氏乘馬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鬚而亂。乘蹇驢而來。投草囊于爐前。取枕欹卧。看張氏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自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客曰。姓張。張氏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遂禮之。

崔生謁一品。既別。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頭。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紅綃事第一段

崔生既歸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扇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紅綃第二段

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用人首祭神。則出兵利。孔明複以羊豕之肉。以麵包之。以像人頭。此為饅頭之始。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酒。易趙之厚酒。以奏楚王。王怒。遂圍邯鄲。

崔生憂懷無已。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心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而自苦耳。紅綃第三

崔生喜不自勝。磨勒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常人輒入。必噬殺之。其猛如虎。非老奴不能斃之。至三更携鍊錘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矣。是夜與生衣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

鳳凰生遂掀簾而入。姬躍下榻。執生手曰。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姬深感之。召人以金甌酌之以酒。紅綃第四

紅綃謂生曰。妾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為姬侍。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極枯。賢瓜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控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生聞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出入再三。遂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紅綃第五

齊叟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為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後事發。始作婦人服。語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

趙師雄。蓬羅浮。日暮于林間。酒肆傍。自見美人。素粧出迎。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飲。一綠衣童子。歌于側。師雄醉寐。東方既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所見。蓋花神也。

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

姜廉夫祖寺丞。一夕方就枕。忽聞夜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啟焉。曰。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歡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門。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為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于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卧。戒家人須正午乃啟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憂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啟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矣。今視墜物乃一髑體。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為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即來同室如初。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食。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偪耳而去。

有婦人名沙臺。居于罕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水化為龍。

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挖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為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為妻。遂因尊育。皆畫身象龍紋。衣皆有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感而孕。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瑩。時于此間。得少佳趣。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惠州有溫都監女。名超超。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子瞻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子瞻諷詠。則徘徊窻外。子瞻覺而推窻。則超超踰垣而去。子瞻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子瞻曰。我當呼玉郎與子為媿。未幾子瞻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故子瞻思念之。為作卜筮子詞。中有云。棟盡寒枝不肯栖。謂其擇偶也。

子瞻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子瞻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曰。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子瞻多鬚鬣。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聞者莫不絕倒。齊東野語不足信。

孝綽屏門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

掃更合。叢蘭摘復生。沈仲仕齊為御史中丞。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淡深並歷中丞。兄弟三人同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唐太厝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斂照窓風起。漸覺霜寒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窓前總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華。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邊眠。又歌曰。卧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烟。忘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綵。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毀文不可辯。惟首策隸書。地出梓桐。偽失其衆。邪去立言。灌平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

輪三十二字。

余初從書目見誠齋雜記誤謂伊洛淵源之類貯之宋儒道學麓中未曾寫目
偶披伊席夫那嫖記援引鳳凰臺唱和及吳淑姬張子冶合簪二則注云出誠
齋雜記因收覓而閱之凡二卷所記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可喜絕無
腐氣頗似太平廣記又不墮于渥襲迂誕真小說家不多見者急付梓人以公
同者據周達夫序云林載夫所著書併詩文凡十二種始末窺其全耳湖南毛
晉識

誠齋禱記卷下終

三朝野史

元人撰闕名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為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指天下于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遠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為污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冊立濟王為帝。事敗。濟王遇鴆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

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營全率眾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難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決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閻趙以夫過衢州。訪秘書徐霖。相見後。覲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

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葵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為執綬官。玉音問曰。猫兒捕鼠如何。清叟急機答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時答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陪祀。登拜郊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閩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忤。理宗四十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尚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袞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閩。淮東為國宣勞。似道閩帥。兩淮劾父之故。智閩才有餘。相才不足。自當軸以來。收蓄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以元老之尊眉。就與賤娼。潘稱心褻狎。貪財好色。一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亦以主幼而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

被殺此造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論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後鳳樓空。倚筇曾向錢塘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日。預陳易簧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為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誣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為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為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俾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僅一入齋。至是乃為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趨趨不行。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粥飲一桶。無匙箸。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未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尤得其死。方蛟峰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尚得為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侯。齒日忠如蜀將。砍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草木知。未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反劫化塵縈。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

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為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恙。真西蜀根本也。

三朝野史終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譴諱。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闕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馬。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為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為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殞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為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邪。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登多景樓。改之弊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為韻。即賦云。功名有命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崑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
里。目斷天南無雁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鄂州世傑詩。鄂州擁佑景
炎祥興于海上。擁兵南北岸。一日忽大風雨。行止皆不利。鄂州舟覆而薨。翊早尋屍
棺斂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
闕。係不卜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誠義烈。雖亡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窗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北朝赦致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
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裂土將軍志。問
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擄婦云。當年結髮在深
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又虜婦云。雙柳垂鬟別樣
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鷓鴣。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
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恠君非魯。河北
山東總舊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鶯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

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楊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陵。題提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未見全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啟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點點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羌曲。嬾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

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為美談。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遊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掃秋月。有思致可采。

天台陳剛中。學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大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今朝。無地捧金焦。奈煙水籠沙路。遙碧天迢遞。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消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疎雨寒燈。斷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醅漫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為編修云。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為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錘。銅山可破。錘不可缺。金埒可碎。錘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錘畀著。著王千戶名也錘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錘之重。唯人之勇。匪錘之功。唯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錘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田。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為。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怪之。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傅觀詩詢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即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腥。長往不返者。顛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喙耳。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

家門。即登權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焦許馬。乃作一棺焚之。又啟收骨散之于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長江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沙。其兄水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塋海傍山上。

探花王昉榜下擇婿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容不須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共畫章臺春色。

相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牆與妓江柳。柳頗為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待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長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啓。詵云。自岳去。長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非除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需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

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劉填陳姓名。檄入制。既而並迎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敘詵之過。陸嘆慨。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誚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閭。公秋壑俾充幙僚。詵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為佳話矣。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崇國炎有絕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強將銳。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民。奚啻億萬。然生死存亡。悲歡聚散。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言之永豐人也。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乎。吾力雖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歡悲聚散者。嗚呼。不幸之幸。莫大於斯。

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東平士。王宥詩曰：烈火俱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鵲鴿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羣。新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冠讐，開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孤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奇怪，落後行遲都砍殺。○鶉鴝鴝，鶉鴝鴝，帳房徧野堂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沙潘武子文虎四寓言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袴。○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眾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喚起醒三閩。提葫

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生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牆荆棘刺蒼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壞池雨產在官蛙。木綿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臂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因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為押送官。虎臣遂請為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為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池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

死。遂鏈數下而殂。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捃撫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謂真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答。似道側坐于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為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性。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恫。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誰敢問蘇隄。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祇是孤山耐。依舊梅花

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登賜第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迤。游人常往來此地。有游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為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凌夷矣。

山房隨筆終

遂昌山樵雜錄

元 鄭元祐撰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中國領袖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纓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顙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驩既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宮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為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顧其親族而長獨畏慮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贖之得田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否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為道入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覲望後福上愀然召

中書省臣。以為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為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於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即卧內宣恩。命普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官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己年七十餘。為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為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規兵勢。且將自刻。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于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今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

謀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謀。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南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即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巖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為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稽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為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願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邠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游。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當普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絲役。而猶若是情游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質其真者。枝葉鬚髮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言曰。拙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於公必躬為進盥。立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即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子太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厯厯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駭不能也。

宋京畿各部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銳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為具賞。搗募勇士。樹早燾列。劍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

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苟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暕。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即以夾投羅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三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腸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辟厯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具。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歿。而子瑛駮。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賸剝也。皆力遂耗滅。已

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利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峯。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為祠。其祖福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疎花簡易。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摠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為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為頑民。在殷為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先生諱郊。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今晴雷。殷山頭碎柱。今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季信卿者。自北來。謂能相人。望氣崖岸倍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饑。以延致

之李聖即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退樂姻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四海。初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即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住住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衙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李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賸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任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豫湖廣省。士啟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啟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馬

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窺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啟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為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畧此。於是乎書。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都。生聚既繁。資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一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

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建真如。亦發其墓。馬聞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尚見一碑。鵠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山中。以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賢人何不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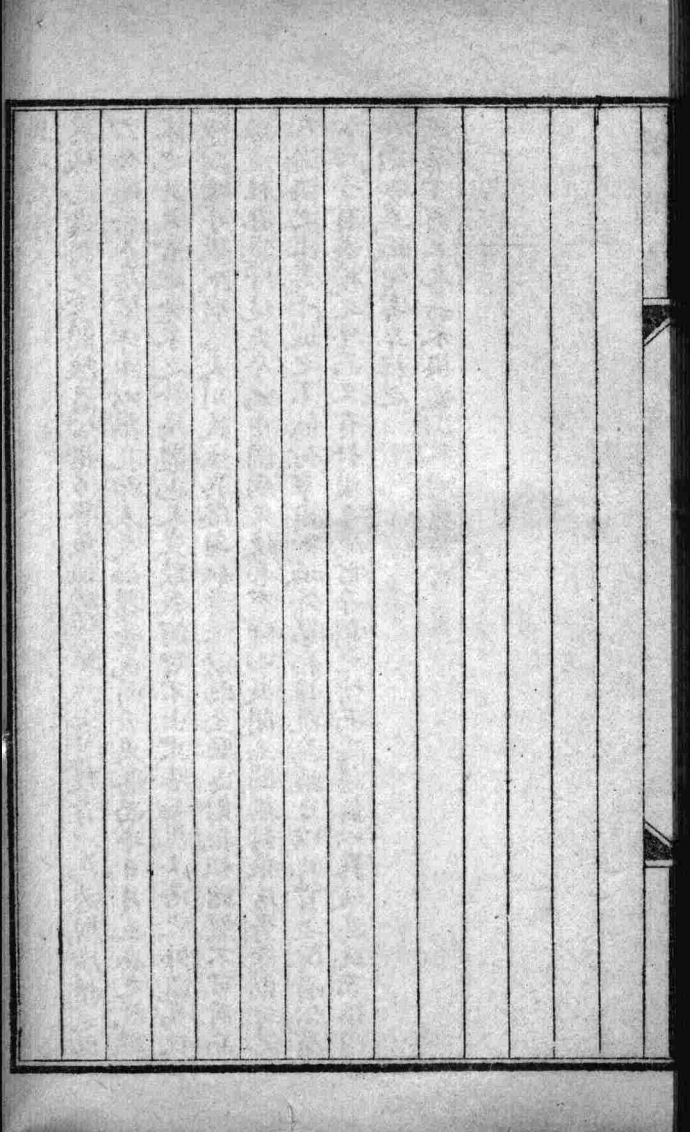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名期。願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諱祐。字天錫。為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人稱為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踏一累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丘之父問因為誰。囚頓處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為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氏貫籍。遂延致於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為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遂昌雜錄終

異域志序

異域志者得之雲間陳眉公惜多魯魚輒篝燈讐政壽之殺青以為遊觀廣攬之助六合邈矣人居寰宇中以藕孔即未至如瞿曇氏所云東勝西牛日月互異之說糝米之於太倉也毫末之於馬體也夫豈欺我何智不出里巷而視山海之外遂為恍忽闕邃乎雖然廣谷大川民生異俗匈奴貴漢財物至馳逐射獵輒繒裂不可用而珠崖桂林僂守僂失卒為中國病夫使吾有守四夷閉玉關無封狼居胥意則可泥丸瀚海之上若干城之不飭何事周知域外第相怵說為暇日以此質之陳眉公眉公曰子有遊攬之思而又有封疆之慮君子謂之博而忠請無以異域為玩而慎固吾圉知異域何害卒梓之

萬曆丁酉上元嘉禾梅墟山人周履請書



異域志目錄

上卷

扶桑國

長生國

朝鮮國

日本國

燹人

緬人

木蘭史國

韃靼

黑契丹

乞黑奚國

土麻

女暮樂

阿里車盧

波利國

滅吉里國

果魯果訛

無連蒙古

吾涼愛達

結賓郎國

七番

隴木郎

大食弼琶羅國

注輦國

娑羅國

女真

弩耳午

大野人

小野人

采牙金彪

鉄東國

烏衣國

歇祭

退波

的刺普刺國

不刺

回鶻

吐蕃

于闐國

大食勿拔國

大闍婆

東印度國

蘇都識匿國

龜茲國

馬耆國

馬耳打班

入不國

西南夷

西番

鳩尼羅國

沙彌茶國

蒲甘國

斯伽里野國

崑崙層期國

暹羅國

虎六母思

西洋國

烏伏部國

真臘國

西棚國

爪哇國

道明國

近佛國

散毛

交州

大琉球國

小琉球國

占城

伯夷國

三佛馱國

可只國

馬羅國

印都丹

黑暗國

天際國 即天門國

天竺國

大食無斯離國

下卷

撒母耳干

訶條國

眉路骨國

藏國

勿斯里國

南尼華羅國

乾駝國

頓遜國

白達國

吉慈尼國

阿薩部

婆彌爛國

麻離拔國

單馬令

昆吾國

三佛齊國

婆登國

佛羅安國

麻嘉國

默伽臘國

坡臨國

大食國

日蒙國

麻阿塔

方連魯蠻

訛魯

大秦國

骨利國

孝臆國

新千里國

玉瑞國

擔波國

悄國

三蠻國

奇肱國

登流眉國

阿陵國

義渠國

烏菴國

撥拔力國

波斯國

晏陀蠻國

默伽國

胡鬼國

賓童龍國

獠

木直夷

潦查俗呼老抓

紅夷

女人國

後眼國

阿黑驕

盤瓠

狗國

敢人國

囉囉

阿丹

沙華公國

莆家龍

昏吾散僧

黑蒙國

蜒蠻

五溪蠻

生黎

熟黎

苗

洞蠻

都播國

無腹國

無脊國

穿曾國

烏孫國

丁靈國

柔利國

羽民國

小人國

聶耳國

交頸國

長臂人

懸渡國

猴孫國

婆羅遮國

繳獲國

文身國

大漢國

長人國

三首國

三身國

一臂國

一目國

長脚國

長毛國

氏人國

南羅國

赤上國

般番國

日國

白花國

淳泥國

奔沅浪國

陀盤地國

奇羅國

石樸國

滋亨國

白杞國

賀屹羅國

鄂崿國

詹波羅國

丁香國

莆黃國

羅殿國

地疎國

地域國

迷離國

三泊國

麻蘭國

火山國

師魚國

彌舍國

紅蘭國

宏裏國

蘭無里國

地生國

黑間國

異域志目錄終

異域志卷之上

元 江陵處士周致中纂集

扶桑國

在日本之東南。大漢國之正東。無城郭。民作板屋。以居風俗。與太古無異。人無機心。麋鹿與之相親。人食其乳。則壽。罕疾。得太陽所出生炁之所薰炙。故也。然其東極清。陽光能使萬物受其氣者。草木尚榮而不悴。况其人乎。

長生國

其國在穿宵國之東。秦人曾至其國。其人長大而色黑。有數百歲不死者。其容若少。其地有不死樹。食之則壽。有赤泉飲之不老。蓋其國乃在天地靈氣之所鍾。神明秀氣之所蔭。凡草木鳥獸皆壽。何況人乎。

朝鮮國

古朝仙。曰高麗。在東北海濱。周封箕子之國。以商人五千從之。其醫巫卜筮百工技藝禮樂詩書。皆從中國。衣冠隨中國。各朝制度。用中國正朔。王子入中國。太學讀書。風俗華美。人性淳厚。地方東西三千。南北六千。王居開城府。依山為官。曰神窩。民

舍多茅茨。鮮陶瓦。以樂浪為東京。百濟金州為西京。有郡百八十。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十。以鴨綠江為西固。東南至明州。海皆絕碧。至洋則黑海。人謂無底谷也。

日本國

在大海島中。島方千里。即倭國也。其國乃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時福所帶之人。百工技藝醫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有遁去不返之意。遂為國焉。而中國詩書。遂留於此。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自唐方入中國為商。始有奉胡教者。王乃髡髮為桑門。穿唐僧衣。其國人皆髡髮。孝服則留頭。

契人

名焦僥。按許氏說文曰。契字從其人。在四夷為最。生居坤地。頗順其性。故名以人字傍名之也。其國則中慶威武大理永昌等府是也。今滇南者皆是焉。

緬人

在大理西南行五十日程。可至。種甚眾。與契人相隣。其人以大被為衣。古稱窮荒之國是也。因知中國之制。頗效之。故其風俗似囉囉。其性狼悍。貴勇。尚戰鬪。

木蘭皮國

其國乃陽盛之方。生物甚旺。在大食國西有巨海。國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可至者惟本蘭皮耳。自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一身容數百人。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其國所產。麥一粒長三寸。瓜圓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二斤。菜長三四尺。穿井百丈。方見泉。胡羊高三四尺。尾大如扇。春則剖腹取膏數十斤。再縫而能復活。藥線縫之功也。華佗之術出於此。

韃靼

一名匈奴。一名單于。一名獯狁。一名突厥。一名獯鬻。一名契丹。一名羗胡。一名蒙古。種類甚多。其風俗以鞍馬為家。水飲草宿。無城郭房屋。地產羊馬駝牛。專以射獵為生。無布帛衣毛革。俗無鰥寡孤獨之人。

包石

阿思

歪刺

巴赤吉

以上四國同

黑契丹

其國有城池房屋。耕種牧養為活。出產羊馬。與韃靼不同。風俗頗類。家室頗富。不與韃靼相往來。女直金人名馬會者。曾至其國。

乞黑奚國

民皆野處。水飲草宿。射獵為活。與韃靼同。與木思晏。德國同。

土麻

其國人烟至煩。似韃靼。出羊馬。耕種射獵。風俗與西番同。

女暮樂

有城池。房屋人煙至多。衣毛革畜。牛羊種田。射獵為活。韃靼曾到。

阿里車盧

其城在山林中。種田牧放為活。人似韃靼。與深烈大國同。

波利國

多林木。無城池。有房屋。人種田為生。曾與韃靼為商。

滅吉里國

人烟極多。言語風俗。皆與韃靼同。其國近西戎。擺里荒國。大羅國。皆與韃靼

同。二國種類相似。皆以鞍馬射獵為生。

果魯果訛

有城池。種五穀。出良馬。即西胡之種。比胡人有家業。不水飲草宿。

無連蒙古

在海島中。有城池房屋。其人頗富。出貂鼠。其國近西番。

吾涼愛達

與韃靼同種。又在東北上分界。民皆在山林內住。有野馬。無牛羊。打魚食馬乳。過日。結賓郎國。

有城池種田。黃頭仙人成道處。與西戎相近。好神鬼事。奉佛者多。

七番

耕山種田。出駝牛。類北胡。即西番種。俗謂野西番是也。

隴木郎

有城一座。昔日番王建都於此。有百姓住坐地土廣。人頗富。乃西戎之國也。

大食弼琶羅國

有州四座。無國主。唯主豪更互主事。如婚嫁。取有孕牛尾為信。候牛生犢時。始還娶妻。須要男家割陽物。曰人尾。來以聘禮。女家還元割牛尾。期信。女家得之甚喜。以鼓樂迎之。地產駱駝。鶴長六七尺。有翼能飛。食雜物。或燒赤熱銅鐵。與之食。生卵如椰。

子破之如瓮。瓮有聲。國人好獵。日射獸而食。

注董國

西湖南印度也。自故臨易舟行而去。有象六萬。背立屋載勇士。以金銀為錢。國人尚氣。輕生不同釜而饗。亦不共器而食。

婆羅國

國人狼戾可畏。男女皆佩刃而行。但與人不睦。即刺殺之。奔走他所。一月之內得獲則償命。一月之外出者不論。若他國入至。捫其婦人乳者。自喜曰。你愛我。若有私意。即出刃刺殺之。

女真

在鴨綠之陽。長北山之下。古肅慎氏之國也。始因新羅人完顏氏者。奔於國。遂家焉。地多產金。故女真阿古荅稱帝。國號大金。其國人皆以魚鹿之皮為衣。風俗好歌舞。肘膝常帶利刃。晝夜不解。輕生重死。好戰鬥。無畏。所惧者惟野人。與野人為親者。即刺其面。

弩耳干

在女真之東北與狗國相近其地極寒雪深丈餘衣狗皮食狗肉養狗如中國人養羊不種田捕魚為生其年魚多謂之好收出海青產白鹿有一獸人莫能見常有蛇下之骨角如龍骨相似。

大野人

國有大山林男子奶長如鬣曾韃韃追趕至將奶搭在手上奔走會人言食葉即野人同。

小野人

在女真之北性狠戾不畏生死以殺死為吉祥病終為不利父子相殺以為常焉種類以黥面為號

采牙金彪

係西番木波人其國頗富有出產尚財利為番商者多罕入中國。

鐵東國

其國人甚富出駝馬牛羊與西番相類即西番之種土番是也

烏衣國

在韃靼黑海之北。鎮撫爬刺曾到。言其人皆衣黑衣。戴大黑巾。拖至膝腕。不令他國人見其面。常帶刀行。有見面者即殺死。其國甚富。所賣之物皆懸於市蓬之上。他國人欲買者。以物捨其上方可換。上價少。即追而殺之。人稱燕子有烏衣國非也。

歇祭

其國皆平地。多林木。有房舍。人耕種為活。出良馬。人黃眼黃毛髮。即黃達子。專務劫掠。回諸國商貨。

退波

係黑和尚。有城池房舍。出羊馬。林木甚多。與西戎相隣。酋長皆是刺麻主之。

的刺普刺國

有城池。民種田。出明珠異寶。番國皆往彼國買賣者。多與撒母耳。干境相連。

不刺

係西番。出羊馬。人狠惡。尚戰鬥。罕與諸國通。

回鶻

其先本匈奴。臣於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自稱回紇。子曰。菩薩突厥亡。

惟回紇最強。菩薩死其首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居祈支水。西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曰論贊。曰弄贊。

于闐國

在西戎釋氏之國。婦人衫袴束帶。與男子同。死者以火燒之。收骨而葬也。佛書云。佛見鴈死於地。以沙葬之。後因之以沙為塚。數層。胡稱曰鴈塔。凡人死者。其骨共葬一塔。各依長幼而葬。居喪者剪髮長四寸。後佛涅槃。循其故事。亦以沙為塚。其塔自此始。

大食勿拔國

其國邊海。天氣暖甚。出乳香樹。逐日用刀斫樹皮。取乳。每年春末。有飛禽自天而降。如白絲鷄。肥而味佳。有大魚高二丈餘。長十丈餘。人不敢食。剝膏為油。筋可作屋桁。脊骨可作門扇。骨節為春臼。又有龍涎成塊。泊岸人競取為貨賣。

大閩婆

其國王孫始因雷震石裂有一人出後立為王其子孫尚存產青鹽綿羊鸚鵡環珠寶貝又言其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垂落因號落民漢武帝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東印度國

人性強獷好殺伐以戰死為吉利以善終為不祥昔周伯陽父惡其克殺化之見周書至周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彗星不見星隕如雨是夜釋氏生能修性宗教國人宗之稱名曰佛蓋佛者如中國稱神彼皆稱佛漢明帝時其法流入中國晉明帝時其法大行

蘇都識匿國

國名夜叉有野人窟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籬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屍擲窟口其窟不知深淺其人皆如夜叉

龜茲國

漢武帝兵曾至其國每至元日關牛馬駝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繁息勝

者則旺。

馬耆國

每於十月十日。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樂。至元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着甲。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馬耳打班

其人與回同。食鼠初生未開眼者為上。進王則為孝順。

入不國

有城池種田。出胡椒。其地至即熱。南回回也。其國頗富。商賈之利。

西南夷

國人椎髮跣足。衣班花布。披色羶。背刀帶弩。其人勇悍。死而無悔。西戎皆畏之。

西番

即鬼方。武丁征鬼方三年克之。人曰鬼陰類。曰鬼戎。曰犬戎。無王子管轄。無城池房舍。多在山林內住。食人肉。其國人奉佛者。皆稱刺麻。

鳩尼羅國

與新千里國同。此乃西番出佛牙石去處。其石如朽骨。妖妄者做成牙樣。曰佛牙。以誑人布施。求其財利。

沙彌茶國

乃太陽西沒之地。有異人名狙葛尼。到此遂立文字。每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則人皆驚死。漢有人至之。

蒲甘國

其國至富。自大理五千至其國。自窰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西番諸國。不可通。國王戴金冠。金銀飾屋壁。以錫為瓦。用華麗之甚。

斯伽里野國

其地乃陰陽擊之。方近蘆眉國。山上有穴。四季出火。國人扛大石千百斤。納穴中。須臾爆出皆碎。五年一次火出。其火流轉海邊。復回所遇林木下燒。遇石焚之如炭。有神主之。

崑崙層期國

其國地極熱。在西南海上。接海島。飛則蔽日。已能食駱駝。昔有人拾其翎。截管可作

水桶有野人身如墨。深鬣髮。國人布食誘捉賣與番商作奴。尚貨利也。

暹羅國

國在海中。民多作商尚利。其名姓皆以中國儒名稱呼。其風俗男子皆割陰嵌八寶。人方以女妻之。海中有一島。島中之樹。其花鬚一匙二筋。狀如黑漆。人用之飲食。其油膩不能污。若攪茶則化。

虎六母思

其國在西南海中。同紇之國。其地至熱。出番布珍寶。與西洋國頗同。

西洋國

在西南海中。地產珊瑚寶石等物。所織綿布絕細。瑩潔如紙。其人髡首。以白布纏頭。以金為錢交易。國人至富。

烏伏部國

其國有土神於此。化土蟒。以濟饑渴。遂立其國。又與孔雀三啄雀滄泉以愈衆疾。民稍富。

真臘國

其國極熱。即南回回。凡嫁娶。女子九歲乃會親友。令僧作佛事。以指頭挑破女子童體。以血點於母額。以為利事。嫁人夫婦和。十歲即嫁。人與其妻通。其夫即喜。國人為盜。即斬手。斷足。或以火印烙記黥額。死罪者以木椿穿其屍。

西棚國

與真臘相隣。風俗不同。其國望見天有一竅。極明。土人稱天門。

爪哇國

古閩婆國也。自泉州舶一月可到。天無霜雪。四時之氣常煥。地產胡椒蘇木。無城池。兵甲。無倉廩府庫。每遇時節。國王與其屬。馳馬執鎗。校武勝者受賞。親朋踴躍。以為喜。傷死者。其妻不顧而去。飲食以木葉為盛。手撮而食。宴會則男女列坐。咲喧盡醉。凡草虫之類。盡皆烹食。市賈皆婦人。婚娶多論財。夫喪不出旬日而適人。與中國為商。往來不絕。

道明國

與野人同。國人不著衣服。見着衣者。即共咲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垂魚。俗稱脫筒。桂板者此也。

近佛國

其國人性與禽獸同。在東南海上。多野鳥。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舶至其國。羣起擒之。以巨竹夾而燒食。人頭為食器。父母死則召親戚。搗鼓共食其屍肉。非人類比也。

散毛

種類甚多。喜戰鬥。不畏死。其諸洞惟散毛洞最大。

交州

按地輿志曰。周曰駱越。秦曰西甌。故曰甌越。漢曰安南。杜氏通典曰。交趾。地產金。出象。出香。風景與兩廣頗同。國朝以為文禮之邦。以元帝之二太子贅婿於陳氏。以奉元祀焉。

大琉球國

在建安之東。去海五百里。其國多山洞。各部落酋長皆稱小玉。至生分彼此。不知常入中國貢。王子及陪臣皆入太學讀書。

小琉球國

與大琉球國同。其人麤俗。少入中國。風俗與倭夷相似。

占城

漢置林邑郡。其屬郡有賓童龍賓陀陵化州三舍城。地方三千餘里。南抵真臘。北抵安南廣州。順風八日可到。國人多姓翁。產名香犀象珍寶。常為歲貢。王子入朝中國。比安南不尚文墨。尚戰鬪。喜師巫邪術。其民有犯訟不能決者。即令過鰲潭。其潭有神魚。能知人善惡。理虧者魚即食之。

伯夷國

其國近雲南風俗。與占城同人。皆以墨刺其腿。為號養象。如中國養羊馬。其地出寶石名香。

三佛馱國

在西南海中。有山插環流千里。名大鐵圍山。人不可躋攀。今古無人得到此。天地設險之所也。惟有一竅可入。國人守之。其海南皆不能入。內有良田珍寶出焉。

可只國

西番出寶物處。境與撒母耳干相隣。曰富貴番商。不入中國。

馬羅國

出異寶。生頭香。即西戎之國。其方多出寶物。人至醜惡可畏。

印都丹

其人身黑色。地熱無雲。出佛之處。其國人多奉佛。而勇悍。少有慈心。風土故也。

黑暗國

地產犀牛。與回鶻同。即南海中回回也。未嘗入中國。其俗皆與西洋同。

天際國

西棚國。望見天有一痕明亮。即是其國也。其國極富。城池宮室。皆如中國。橋梁石柱。皆用玉。有華表。二根。皆瑪瑙。產珍寶異香。大概天道左旋。每一年一週。天四極之際。天光長多。如骨利國。日長夜短是也。其國一年天旋到此。天光返照一遍。國人謂之天門。開非也。

天竺國

國泰大秦國。主悉由大秦選擇。地產良馬。俗皆編髮。垂下兩鬢。以帛纏頭。衫袴鞋襪。國內有聖水。能止風濤。番商人等。以琉璃瓶而盛之。若遇濤洒之。即止。與默加國水同。

大食無斯離國

出甘露。秋露降。暴之成糖。霜食之甘美。山有天生果子。名蒲蘆。可採食。次年復生。名麻茶澤。三年再生。名沒石子。產麥、桃、榴等物。地窖之物。數十年不壞。

異域志卷之下

元 江陵處士周致中纂集

撒母耳干

在西番回鶻之西。其國極富麗。城郭房屋皆與中國同。其風景佳美。有似江南。繁富似中國。商人至其國者。多不思歸。皆以金銀為錢。出寶石珍玉。良馬獅子。

訶條國

近女真金遼山。廟有石鼉。如人飲食將盡。向鼉作禮。則飲食悉具。其人多尚巫。談禍福。

眉路骨國

其國似佛。有城七重。上古有黑光石砌。就有番人塚三百餘所。胡稱曰塔。一所高八十丈。安三百六十房。人以毛段為衣。肉麵為食。金銀為錢。地產沙摩。掌石等物。

藏國

其國有城池屋舍。地產大柳木。有五丈圍者。一曰柳國。其空樹中可容二十八人。

勿斯里國

其國百年不一雨止。有天江不知其源。水極甘溢。則四十日浸田。水退而耕。二年必有一白髮人。從江水出。坐於石上。國人拜問吉凶。其人不語。若笑。則年豐。悲則饑疫。良久復入水。古有狽葛尼建廟。頂上有鏡。如他國盜兵來者。先照見之。

南尼華羅國

國人好佛教。尊牛。屋壁皆塗牛糞。以為潔。各家置壇。以牛糞塗。置花木。焚香供佛。路通西域。常有輕來來。劫閉門拒之。數日絕糧而退。番商到彼。不得入室。

乾駝國

其國乃尸毗王之倉庫之所。倉為火焚。米皆焦。至今尚存。得一粒服之。則終身無疾。

頻遜國

國在海島上。人將死。親戚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鵝。飛來萬數。家人避之。其鳥食肉盡乃去。即燒骨沉水。謂之烏葬。梁武帝時。曾入貢。

白達國

國王乃弗霞麻勿之子孫。諸國用兵。不敢侵犯。豪民多珍寶。食酥酪餅肉。少魚菜。產金銀玻璃等物。人以雪布纏頭上。即回鶻之類。

吉慈尼國

盤山為城。尚胡教。禮拜堂百餘所。出金銀金絲錦。富民居住七層樓閣。多畜牧駝馬。地極寒。春夏雪不消。有雪蛆可食。

阿薩部

同苗。凡食生。皆部其肉重疊之。以石壓漉汁。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變成酒。飲之可醉。喜歌舞。

婆彌爛國

其國有山。巉巖峻險。上多猿。今刑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已後。屯集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去金陵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

麻離拔國

其國產異香。龍涎。珍珠。玻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香。沒石子等貨。皆大食國。至此博易。官豪以金綿桃花帛纏頭。以金銀為錢交易。常為番商。

單馬令

其國有酋長無王。宋慶元間。進金五壇。金傘上柄。元求其利。不至。國人多富。尚寶貨。

則利為首豪

昆吾國

其國產寶鐵。切玉如泥。及火浣布。其國累塹為丘。象浮圖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為孝。集大氈居中。懸衣服。緣哭祀之。

三佛齊國

其國在南海之中。自廣州發船。取正南半月可到。諸香水道之要衝。以木柵為城。國人多姓蒲。縛蒲浮水。而官兵服藥。刀箭不能傷人。此霸於諸侯。舊傳其國地面忽有一穴。出生牛數萬。人取食之。後用竹木窒其穴。乃絕。產犀象珠璣異寶。香藥之類。

婆登國

其人與回鶻類。在林邑之東。西接迷離國。南接訶陵。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即書於貝葉。死者以金鉛貫於四肢。後加婆律膏。及沉檀龍腦。積薪以焚之。

佛羅安國

自三佛齊國風帆。四晝夜可到其國。亦可遵陸。有地主國。有飛來銅神二箇。一箇六臂。一箇四臂。六月十五日生日。如有他國人來劫掠。大風驟作。船不可進。

麻嘉國

其國是土神麻霞勿出世處稱神為佛廟。後有神暮。日夜常有光人不敢近。皆合眼而走過也。

默伽臘國

其國出珊瑚。人用繩縛十字木以石沉水中。棹船拖索而取。謂鐵網取珊瑚。

披臨國

與大食相近。國人黑色。好事弓弩。中國船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去。往返二年。彼多為盜。

大食國

在海西南山。谷間有樹。枝上生花。如人首。不解語。人借問。惟笑而已。頻笑輒落。大食諸國之總名。有國千餘。其屬甚多。

日蒙國

其國有房舍。種田出薑。人似黑蒙國。結束即西戎風俗。如同。

麻阿塔

其國有神名金剛。民有城池種田。即西胡。其人多奉佛。為刺麻者多。

方連魯蠻

其人語話難曉。人種田出驢馬。風俗與野人相似。但有家業。不水飲草宿耳。

記魯

人眼深髮黃。壘木植為屋宇。巢居而已。西胡犬戎之裔也。與野人無異。有巢居穴處之風。

大秦國

西番之大國也。番商萃此。其王號麻羅弗。以布帛織出金字纏頭。地產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瑪瑙珠等物。富甚。

骨利國

在西北滄海之中。南望回鶻。出良馬。乃夫外地極際之所。故日長而夜短。日光於地下所照故也。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方熟。天已曙矣。

孝臆國

在平州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有羊馬。無駝牛。

俗性質真好客旅。軀貌長大。寡鼻黃髮綠眼赤髭。披髮面如血色。戰具惟稍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有妖祠三千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高賤。自稱孝臆。丈夫婦人俱佩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國無河井。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

新千里國

出石似朽骨如牙。奉佛者稱為佛牙。此誑人也。與鳩泥國相隣。

玉瑞國

其國產牛羊。民種田。有房舍。與西番同。富於西戎。專行諸番為商。少入中國。風俗與回回相類。

擔波國

其國有城池。民種田。天氣常熱。地無霜雪。出獅子。與回回無異。有國君主之番商。交於隣國。

悄國

係西番人。甚狠。專食五穀過活。出牛羊馬。與野人何異。勇戰之士也。少通隣國。

三蠻國

其人不種田。只食土。死者埋之。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為人。一說與無啟國民相類。與野人偕同。

奇狀國

其國西去玉門關一萬里。其人一臂。性至巧。能作飛車。乘風遠行。湯王時。西風久作。車至豫州。湯使人藏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大作。乃令仍乘其車以還。

登流眉國

真臘之屬。郡堆髻。纏帛蔽身。每朝番五出座。名曰登場。衆番皆拜罷同座。交手抱兩膊為禮。

阿陵國

真臘之南有國。豎木為城。造大屋重閣。以校皮蓋象牙為床。柳花為酒。以手撮食。有毒。常人同宿即生瘡。與女人交合則必死。旅液着草木即枯。

義渠國

在大秦之西。人死則燒之。薰屍烟上。謂之登烟霞。出犀象寶貨。其人與回鶻同。

烏其國

其國民有死罪不立殺刑。惟徙之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自驗。隨事輕重而決之。

撥拔力國

國在西南海中。與野獸同。止食肉。常針牛畜取血和乳生飲之。身無衣。惟腰下用羊皮掩之。

波廝國

其人矮小極黑。以金花布縵身。無城郭。王以虎皮蒙執。出則乘軟兜。或騎象。食餅肉。出異寶等物。

晏陀蠻國

其國周圍七千里。人如黑漆。能食生人。地無鐵。唯磨蚌殼為刃。其國有一聖跡。用渾金作床。承一死人。經代不朽。常有巨蛇衛護。其蛇毛長二尺。人不能近。有一井。一年兩次水溢。流入海。所過沙石經浸盡成金。

默伽國

古係荒郊無人烟。因大食國法師蒲羅叫娶妻。在荒野生一子。無水可洗棄之地。下其子以脚擦地。湧出一泉甚清徹。此子立名司麻烟。砌成大井。逢旱不乾。泛海遇風波。以此水洒之即止。

胡鬼國

其人身長大。無馬步走。手持一長柄斧。其走如飛。逐鹿如犬。專以捕獵為生。兀良河。韃靼。因逐鹿偶至其地。為其所執。其胡鬼乃出。遂殺其妻子而出。胡鬼趕至河。不能渡。則止。

賓童龍國

占城之屬郡。地主出則騎象。或馬。打紅繖。從者百人。執盾。贊唱曰亞。或僕以葉盛飲。食。佛書言王舍城。即此地也。今有目連舍基存焉。

獠

在牂牁。其婦人也。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也有打牙者。謂打牙獠。種類最多。不可以人事處。張獠難服。

木直夷

在獠獠西。以鹿角為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耳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搭沙自處。但出其面。常入朝中國。

潦查

俗呼長爪

其地產犀象金銀。人性至狠。下窩弓毒藥殺人。其可笑者。凡水漿之物。不從口入。以管於鼻中吸之。大概與象類同。

紅夷

去交州不遠。在其境與老爪占城皆交州唇齒之國。其人不置衣。皆以布絹纏其身。首類回鶻。不產鹽。

女人國

其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丈許。桃核長二尺。皆有船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遂傳其事。女人遇南風。裸形感風而坐。又云有奚部小如者部。抵男其國無男。照井而生。曾有人獲至中國。

後眼國

凡良河韃靼。曾見不知國在何處。其衣帽與胡人同。項後有一目。其性狠戾。韃靼多

畏之。

阿黑驢

其國與野人同人。烟最多。盡在林木中住。無羊馬孳畜。射生打魚為活。

盤瓠

帝嘗高辛氏宮中老婦耳。內有瞳耳。掏出如繭。以瓠盛之。以盤覆之。有頃化為五色之犬。因名瓠犬。時有犬戎吳將軍寇邊。帝曰。得其頭。吾以女妻之。瓠犬俄啣人頭詣闕下。乃吳將軍之首也。帝不得已。以女妻之。瓠人負女入南山穴中。三年生六男六女。其母復以狀白帝。於是帝封於長沙武陵蠻。今其國人是其裔也。

狗國

其國在女真之北。乃陽消陰長之地。得天地之氣。駁雜不純。婦人與人同穿衣。能人言。男子狗也。不能語。其音狗嗥。不穿衣。食生肉。婦人食熟肉。遠有商人。曾至其國。犬遇絕不令歸。其妻與筋十餘隻。曰。汝走數里。可置一枚於地。狗見必啣歸家。汝方得脫。為善狗能護愛家物之意故也。

敢人國

名烏澗國。按杜氏通典。其國在南海之西南。安南之北。朗寧郡所管。人生長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甘則獻其君。君賞之。謂之忠。凡父母老。則與隣人食之。遺其骨而歸之。其隣人之父母老。亦還彼食之。不令自死。為葬污地。食則死。後免在生之業。凡娶妻美。則讓其兄。其人髻頭跣足無衣。以絹纏於身。是其俗也。

囉囉

即古焚人之國也。盤瓠之種。音出於鼻。性狠惡。不畏死。好食生。髻長一尺。向上。以獐衫為衣。以女人為首長。曰母總官。一人納百夫為貴。其令甚嚴。刻木牌為令。

阿丹

其國與囉囉同。乃西蕃種類。盤瓠之裔也。與雲南四川之境相隣。

沙華公國

即海冠也。其國在東南海中。其人常出大海劫奪人。賣之於閩婆國。

莆家龍

南海之東。廣州發舶順風一月可到。國王撮髻腦後。人民剃頭。以椰子撻木漿為酒。其色紅白。而味極佳。出胡椒檀香沉香丁香白荳蔻。常入貢。

昏吾散僧

在山林中。人種田以食。與西番同。乃小部落之國也。但有酋長王之。

黑蒙國

其國至富。有城池房舍。民種田。天氣常熱。人穿五色錦袴。其人多富。尚侈靡。

蜓蠻

今廣取珠之蜓戶是也。蜓有三。一為魚蜓。善舉網垂綸。二為蠟蜓。善沒海取蠟。三為水蜓。善伐木。取林蜓。極貧。皆鶉衣。得物米。妻子共之。

五溪蠻

即洞蠻。遇父母死。行鼓踏歌。飲宴一月。盡產為槨。臨江高山。鑿龕以葬。三年不食鹽。

生黎

在兩廣山谷中。有洞蠻同科。頭跣足短。裙結帶。頭上諸物皆插。善強弩。食生肉。以猴為鮓。以鼠為煎。曰蜜唧唧。其性凶悍。不當差使。

熟黎

近城邑者。頗猶教化。其俗與生黎同。在廣西。亦有州牧所屬。

苗

種類最多。凡草蟲皆生食。凡肉作。令生蛆方食。娶妻答歌相合。遂為夫婦。父母老。賣與人家為奴。謂死後無罪。

洞蠻

有土官掌之。其人皆與廣西人同。食蛇鼠為上等之饌。以猴肉為鮓。其人皆能下蠱殺人。

都播國

與野人同類。鐵勒之別種。分為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為廬。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為糧。衣貂鹿皮。鳥羽為服。國無刑法。盜者倍徵贖。

無腹國

在海東南。男女皆無腹肚。其說恐謬。無腹安能生育。

無腎國

在東海中。人無肥腸。食土穴居。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為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

穿胃國

在盛海東。胃有竅。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貫胃。撞之。俗謂防風氏之民。因禹殺其君。乃刺其故。有是類。

烏孫國

其國西有三瓜蠻。有頭自地。主種田。身生長毛。出虜掠百姓。昔封烏孫公主之所。

丁靈國

其國在海內。人從膝下生毛。馬蹄善走。自鞭其脚。一日可行三百里。

柔利國

國人類妖。非人比也。曲膝向前。一手一足。山海經云。在一目國東。

羽民國

在海東南岸。巖間有人。長頰鳥喙。赤目白首。身生毛羽。能飛不能遠。似人而卵。坐穴處。即獸。蝙蝠之類也。

小人國

山海經曰。東方有小人國。名曰埤。長九寸。海鶴遇而吞之。昔商人曾至海中見之。乃

在海尾間穴所也。

聶耳國

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耳長過腰。手捧耳而行。

交頸國

兩脚脛曲而相交。與鬼相類。不正之氣也。

長臂人

郎水中獸類同。在海之東。人垂手至地。專食魚蝦。昔有人在海中得一布衣袖。各長丈餘。

懸渡國

即猿屬。在烏耗之西山。溪不通。但引繩而渡。土人佃於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互相牽引。與獸同。

猴孫國

即抹利刺國。若有別國兵來。衆猴防直。有法即不敢來侵犯。與獸同類。

婆羅遮國

其人猴面人身。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為戲。猴屬也。其種類皆以狗頭皮為帽。

繳濮國

國人有尾。欲坐則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如或誤折其尾卒然而死。在永昌郡南二千里。

文身國

其國極富。專用寶貨。物至賤行。不啻糧。王居飾以金玉。市用珍寶交易。尚財利。好作商。凡人皆文其身。多者為貴。

大漢國

其國在大漢之中。人鮮有到者。無兵戈。不攻戰。衣毛革。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即野人國。

長人國

其人長三四丈。昔明州二人泛海。值霧昏風如。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島下。登岸伐薪。忽見一長人。其行如飛。二人急走至船上。其長人入海追之。遂前執船。舟人用

弩射而退方得脫

國朝有使往遼陽因風其身至其國其人拏其身斬其一指大若人臂即此國也

三首國

在夏后啟北其人一身三首無衣天地間之異氣也

三身國

在鑿齒國東其人一首三身非妖而何人罕見也俗傳有之

一臂國

在西海之北其人一目一孔一手一足半體比肩猶魚鳥相合

一目國

在北海外其人一目當其面而手足皆具也

長脚國

與長臂人類本同常負長臂入海捕魚非水族之類而何

長毛國

國在玄股之北居大海中。人短小。面體皆有長毛。被髮無衣。與猩猩之屬同。婦人做王有城池種田居穴中。晉永嘉四年曾獲得之。莫曉其語。

氏人國

在建木西。其狀人面魚身。有手無足。曾以上似人。以下似魚。能人言。有羣類巢居穴處。為生有酋長。

南羅國

管小國五十四處。多產異寶。

赤上國

按唐史。自交州海行三月可到。

般番國

按唐史。其國有二十四州。與狼牙接界。交州海行四十日可到。

日國

白花國

淳泥國

奔沱浪國

陀盤地國

奇羅國

石樸國

溢亨國

白杞國

賀屹羅國

鄂崙國

詹波羅國

丁香國

莆黃國

羅殿國

地疎國

地域國

迷羅國

三泊國

麻蘭國

火山國

師魚國

彌舍國

紅蘭國

宏裏國

蘭無里國

地主國

黑間國

已上三十一國。其商不入中國。